



濰坊市手工業者 跨進了新時代

譚家崑 劉健行 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

定價 1,500 元

目 錄

從商業資本的羈絆中走出來·····	一
從供銷入手，組織起來·····	八
改變所有制的鬥爭·····	一四
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	二二
總任務教育以後·····	二六
幾個問題的提出和解決·····	三三

從商業資本的羈絆中走出來

山東濰坊市是一個有名的手工業城市。

濰坊市在膠濟鐵路上，在青島和濟南之間。白狼河穿過市區，靜靜地流入渤海。多少年來，白狼河畔的沙灘上，曾經有過一排排用竹子和泥土糊成的房屋，那裏住着各行各業的手工業者。他們用萬能的雙手，製造着各式各樣的生產工具和生活必需品——鐵器、木器、銅器、布、繡貨……。在這個城市裏，一萬多個手工業勞動者從事五十三種手工業行業。他們的產品銷行遠近各地。

在舊社會裏的悲慘景象

白狼河可以作證：這些勤勞的人們曾經飽受過天災人禍的痛苦。白狼河本身，在山洪暴漲時，也曾殘暴地捲走了他們的財物，有時還奪去了他們的生命。然而，壓得他們成年累月喘不過氣來的還不是自然災害。

真正壓榨他們的是剝削制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商業資本家敲骨吮髓地剝削

他們，保護這種剝削制度的反動政權，又時時刻刻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榨取；手工業勞動者的產品，在市場上又要受到舶來品的排擠，因此，不論他們的兩隻手怎樣靈活和辛勤，他們大多數仍舊過着窮困和飢餓的生活。

在濰坊市小手工業者中，也偶然地冒出一兩個「出人頭地」的資本家，但是，他們中絕大多數的人還是日夜不休地爲商業資本家生產着高額的利潤。商業資本家居高臨下地控制着小手工業者，他們不但割斷小手工業者與製成品市場的聯系，而且也割斷了小手工業者與原料市場的聯系。這樣，小手工業者就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被迫接受他們的統治和剝削。

商業資本家對小手工業者一般採取下列幾種剝削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從小手工業者手裏購買製成品。商業資本家經常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壓低產品價格。特別是在產品滯銷的季節，小手工業者爲了維持生活，有時甚至不得不用低於成本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價錢，忍痛出賣產品。第二種方式是商業的中間剝削與高利貸剝削結合。小手工業者因爲沒錢購買原料，就向商業資本家借款，然後以自己的產品去抵償債務。在這種情形下，不但產品遭到人爲的壓價，而且小手工業者也受到債權者的奴役。第三種形式是由商業資本家供給小手工業者原料，收回製成品。這樣，小手工業者實際已成爲商業資本家僱傭的季節性工人。當旺季到來時，他們疲於奔命地替資本家作苦役，淡季時就被一脚踢開，因此在舊社會裏小手工

業者常常不能固定在一個永久性的職業上，他們不得不今天做銀匠，明天就轉業去當小販，有時不得不沿門求乞，渡過那艱難的淡季。

以首飾業為例：這一行業的勞動者，除了有一些極其簡單的工具外，什麼也沒有，不但沒錢買原料，還常常吃了今天愁明天。因為這樣，商業資本公司就可以用控制原料這種方式，迫使他們接受加工，他們名義上是獨立勞動者，實際上成了商業資本公司僱傭的工人。商業資本公司將原料交給他們，只要他們製成黑銅色的半成品，而最後一道把原銅出色的工作，由商業資本公司自己僱人去做。產品沒有經過出色，就不能在市場上銷售。因此，小手工業者只好忍痛接受商業資本公司苛刻的條件，雖然他們擔負了製造過程中百分之九十的勞動，得到的却是極其低微的工資，勉強維持生活。商業資本公司只須稍稍加工，就可以獲得巨額的利潤。例如：一九五一年的銅戒指的市場價格是一千隻十八萬元。商業資本公司向小手工業者收買半成品（價格是一千隻九萬元，其中八萬元是原料成本）時，只給小手工業者一萬元的工資。商業資本公司除去再花一兩萬元的加工費外，至少可以淨得七萬元。商業資本公司所得的利潤比小手工業者工資高出六倍到七倍。小手工業者為要得到這一點可憐的工錢，常常被迫全家老少一齊來勞動，甚至才七歲的孩子就要來分擔成年人的重負，而且是日以繼夜地工作着。在這種慘重的剝削下，小手工業勞動者掙扎在飢餓與死亡的邊緣上。

這種苛刻的剝削關係，造成了兩個極端：一端是發財致富的少數資本家。濰坊市有四家大銀樓，五十多年來，成百成千的銀匠，過着非人的生活，而這幾家銀樓主人，就踩在他們身上慢慢養肥了；另一端是掙扎在貧困、死亡綫上絕大多數的小手工業勞動者。在離開濰坊市不到三十里的坊子教養院裏，有一個七十歲的老人——銀匠于慶雲，他替當地有名的大銀樓做了一輩子苦工，然而當他年老力衰、顫動的手拿不動工具時，終於被迫淪爲乞丐。這個老人悲慘的一生，就是對剝削制度有力的控訴。

反動政權是剝削制度的保護者。在舊社會裏，高額剝削不但完全合法，剝削者更與反動政權勾結起來，肆無忌憚地向小生產者進行掠奪。有一個名叫姚佃升的老鐵匠，他的別號叫「過不去年」。在解放前，每逢春節到來的時候，他就得不到鐵莊去求靠，要求老闆借點錢給他過年。當然，條件是苛刻的，而第二年，他必須用加倍價值的產品才能還清債務。

姚佃升家三輩子打鐵，他自己從十三歲開始做學徒，滿師後就開始了借債度日的生活。三十歲那年，他共欠了鐵莊五十塊錢的債。鐵莊爲着逼他還錢，就將這筆賬轉賣給當時濰坊市的一個律師。這個「大律師」勾結偽法院，用拘票把姚佃升拘到法庭上，逼他在一張紙上蓋了手印。等他昏昏沉沉地回去以後，偽法院又派人來要沒收他的房屋，他不得不把打鐵用的茅棚賣掉來還債。

應該說明的是：銀匠于慶雲、鐵匠姚佃升的遭遇，並不是特殊的例子，更不是這一兩種行業中的特殊例子。濰坊市手工業工人都有着同樣的經歷，同樣的命運：苦一輩子，老了沒人管，也許當乞丐，也許用根繩子吊死。過去國民黨反動政府拚命維護着這個剝削秩序，並以這個秩序奉獻給帝國主義，讓舶來品的浪潮，日夜摧毀着中國的手工業。小手工業者在那可怕的絕無生機的夾縫裏，幹一年窮一年。

這就是解放以前濰坊市手工業勞動者的悲慘景況。

開始了新的生活

解放了，小手工業者迫切地要求擺脫商業資本家對他們的剝削。一九四八年，黨和人民政府號召小手工業者組織起來，幫助他們逐步擺脫飢餓、貧困與痛苦。最初響應「組織起來」的號召的，除了一部分手工紡織業工人以外，就是受商業資本家壓迫最深的紅爐業和銅業勞動者，其中包括手飾業。一九五三年年底已經組織起來的有紅爐、織布、鐵工、白鐵、鞋工、縫紉、繩纜、銅工、針織、鏡子、木工和文具十二個行業，共計三千餘人，建立了二十七個生產合作社。

一九五三年全年生產總值是七百億元，佔全市手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從這

一數字上可以看出，幾年以來，濰坊市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已經成爲國營工業的有力助手，它製造出了各式各樣的產品，相應地滿足了人民生產上生活上的需要。

合作社組織粉碎了商業資本的枷鎖。濰坊市小手工業者深切了解資本主義的禍害，他們在黨和人民政府的扶助與保護下，逐步組織起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新的政權、新的生產關係，使濰坊市手工業改變了面貌。在這裏，不管是清晨或是薄暮，也不管你走過哪一條街巷，都可以聽到軋軋的機杼聲，叮叮噹噹的錘打聲，有力的勞動節奏和夾雜在這些節奏中的爽朗的笑聲。在那熊熊的爐火旁，你可以看見年輕的打鐵工人揮動着他粗壯的臂膀，他們融匯着自己的心合力，一錘一錘地要打出一個美好的未來。鞋匠、木匠和裁縫也都在愉快地工作、生活着。在濰坊市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裏，到處都貼着挑戰書。

這裏，每一分鐘的勞動都與他們自己的生活緊緊結合在一起，勞動的榮譽感鼓舞着他們。他們在爲自己也爲社會創造着財富。一九五三年，濰坊市每一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社員的年產值是二千三百二十五萬元，全年每人平均收入有三百七十七萬七千元。隨着經濟生活的穩定和提高，過去被奴役的手工業勞動者，在文化上也改變了歷來的面貌，三千多社員中，有一千一百多人已經是業餘文化學校真的學生了。

對於社員們來說，合作社是他們的家，是終身的依靠。有很多家庭手工業者，常常全家

都入了社。新成銅業生產合作社有一個名叫于濟禮的社員，曾經氣憤地賣掉過生產工具，甚至發誓不再讓他的兒子當銅匠，可是今天，幸福和光明屬於勞動人民了，他又買了兩套錘子和砧子，一套他帶着入了社，另一套留給他的兒子。

生活在這兒有了新的發展，人們在歡樂中慶幸自己的幸福。

今天，白狼河畔已修築了堅固的河堤，沙灘上破舊矮小的房屋和它們的主人的悲慘的歲月一同消逝了。河堤上新插的樹秧抽長出綠色的葉尖，河的兩岸已建立了近三十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每天清晨汽笛一響，人們就迎着曙光開始這一天愉快而辛勤的勞動。

從供銷入手，組織起來

一九四八年四月，濰坊市解放了。戰事雖然在這一地區已告結束，但就全國範圍來說，解放戰爭還在劇烈進行。在這樣的戰時環境中，黨和政府爲着恢復遭受破壞的國民經濟，爲着使濰坊市的手工業勞動者，從商業資本的壓榨下解放出來，號召手工業勞動者組織起來。當時領導這一工作的是濰坊市供銷合作社。

濰坊市供銷合作社在中國共產黨濰坊市委員會的領導下，研究了一般手工業的特點和濰坊市的具體情況，就從供應原料、推銷成品入手來解決手工業勞動者急待解決的產銷問題，引導小手工業者組織起來。首先響應組織起來的號召的是紅爐業，第一個組織起來的是公利紅爐生產合作社。這一行業受商人剝削最慘重。因此，絕大多數的鐵匠一聽說合作社能解決原料困難，就立刻自願組織起來，接受市供銷社的領導。參加公利紅爐社的有二百一十七戶，幾乎全市百分之百的鐵匠爐主都入了社。合作社成立以後，市供銷社一次就供應給他們七十四萬斤炭，四萬七千斤鐵，價格比市價低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又幫助他們打開了銷路，與其他銷售單位訂了十八份合同，訂貨總值三億一千三百多萬元。當時組織生產合作社的工作

還缺乏經驗，這個社後來並沒有發展起來。雖然如此，公利社的成立，對濰坊市手工業改造仍起了一定的推進作用，因為當時濰坊市供銷合作社對它供應廉價的原料和燃料，並代它推銷產品，解決產銷問題，擺脫私商的控制，正是當時一般手工業勞動者迫切的要求。緊接着，由失業工人組織起來的工勝、大成織布社和黎新鞋業社，由家庭手工業勞動者組織起來的新成銅業社以及由手工業獨立勞動者組織起來的新勝紅爐社，巨輪白鐵社都先後成立。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在中共濰坊市委員會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已建立了二十七個生產合作社，三千多個手工業者成了合作社的社員，組織起來的人數佔全市手工業者的三分之一。

從供銷入手和小手工業者發生聯系，這並不是什麼新的問題。古今中外的商業資本家都是從這方面來控制小手工業者的。爲了追逐高額利潤，他們從供、銷兩方面下手，捏住手工業勞動者的喉管，殘酷地剝削他們用汗血積累成的剩餘價值。可是今天，我們的一從供銷入手一却與舊社會的做法有本質上的區別。市供銷社從供銷入手來組織手工業勞動者，主要的目的是爲着扶持他們，解除他們切身的痛苦，引導他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小手工業者有「三愁」

小手工業者都有「三愁」——賣不了產品愁，買不到原料愁，看到原料沒有錢買愁。這

「三愁」也就是產銷問題、資金問題。因此要吸引小手工業者走合作化的道路，首先必須從解決這個基本問題着手。

濰坊市的炭莊和鐵莊資本家對鐵匠們的剝削是很厲害的。在旺季，產品好銷，資本家看準了鐵匠的弱點——沒有錢買鐵，就對他們說：「這兒有鐵，你拿去打吧！」可是賒的鐵價格却總要高於市價百分之十至二十；到了淡季，資本家知道鐵器銷不出去，就拚命殺價收買產品，這個時候，產品的價格就被壓低到比成本還低百分之十至二十。有些鐵匠過不了淡季，只好接受資本家訂「期貨」，所謂訂期貨，實質上和高利貸相仿，和農村的「買青」是同樣性質的。資本家先交定錢後取貨，貨價低到不能再低。鐵匠從資本家手裏拿到「期貨」的定錢，就先去買來一批鐵，用肉體難以忍受的勞動，從拂曉一直打到深夜，趕着打出來一批貨，拿到市上去賤賣，馬上又買回鐵來再打，爲着想把定錢多轉一次手，他們起五更，趕半夜地做活，很多鐵匠餓倒在鐵爐旁；也有不少鐵匠在這個週轉的過程中，遇到物價波動，連本錢都撈不回來。一個鐵匠幹一個冬天，最後常常是兩手空空，一無所有，或者是欠下了一大筆債。小手工業者實際上成爲高利貸者的長期僱傭的奴隸。

因此，很多手工業者一聽說要成立合作社，都積極主動地要求參加。濰坊市老鐵匠姚佃升在參加社時，曾在會上發言說：「參加合作社才有鐵打，才有飯吃。合作社再不成立，我

全家都要挨餓。我家三輩子打鐵，就是三輩子挨餓的。」從這幾句話裏，深刻地反映了世世代代小手工業者的痛苦，也可以看出小手工業者是如何迫切地要求加入手工業生產合作社。

小手工業者組織起來以後，由於資金集中使用，逐步統一採購原料，統一推銷產品，在生產方面也便於包工攪活，這就能逐步克服分散生產時的「三愁」困難。表現出了組織起來的優越性。以白鐵業為例，全市近二百戶白鐵業勞動者，過去就控制在三四家白鐵商人手中。他們分散生產時，因為資金很小，大都是隨做隨賣，幾天賣不掉就只好停工，而這行業的淡季又長，白鐵業勞動者一年幹不了半年活，生活十分困苦。一九五二年七月，有三十多個獨立勞動者，組織了一個工成白鐵生產組，湊集了資金，統一到青島去採購原料。外地原料價格一般都低於市價百分之十，甚至低百分之三十。他們組織起來後，立刻就接受了一批軍需物資的加工訂貨，金額是四千四百萬元。在過去單幹生產時，就是在旺季，他們也是接受不到這樣數量較大的訂貨的，這種好生意常常由商人總攬去再零散分給他們去做。這就會受到抬高原料價格和殺價收購產品的中間剝削。

國家的援助

但是，是不是每一個合作社一開始成立就能夠完全解決了「三愁」問題呢？不是這樣

的，相反地，有很多社在初組織時，首先遇到的也還是「三愁」問題，他們因為資金不足，底子空，缺乏公積金，遇到淡季也仍然會有困難。拿新勝紅爐社來說：這個社是一九五一年十月成立的，當時很多社員都交不出股金。市供銷社撥出了二十五噸鐵給他們，價格比市價低百分之十二至十四。有了原料，但却缺乏流動資金，人民銀行就貸款給他們，這樣才算解決了生產問題，開了工。可是接着又來了銷路問題。那時正是淡季，打出來的小農具都堆在倉庫裏賣不出去。手工業的小商品生產，負擔不起產品的積壓和滯銷。由於工資發不出，社員生活都成問題，很多人開始動搖，想退社單幹。這時候，市供銷社撥了七千餘萬元來收購他們的產品，才使他們能維持了淡季中的正常生產，接上了旺季。新勝社才因此鞏固下來。其他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情況也大致相同。這就說明了要對手工業者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引導他們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必須從供銷入手。小手工業者組織起來以後，還要不斷地從供銷方面去解決他們的困難。國營公司、供銷社、消費社都應該注意手工業的產銷問題，供應他們所需要的原料，推銷他們所生產的成品，委託他們加工，向他們訂貨，銀行也應給予必要的貸款，只有這樣做，才能使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得到鞏固和發展。

濰坊市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在黨和人民政府具體領導與扶持下，並依靠自己的努力，在艱苦奮鬥中成長起來了。組織起來的小手工業者，已結束了受剝削的黑暗的歲月。今天，在這些

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裏並且已有了機械化的萌芽。在織布社裏，腳蹬的人力機一天天減少了，電力機代替了絕大部分的人力機；在鐵業社裏，一片叮叮噹噹的打鐵聲中，不時地可聽到一種沉重的有節奏的聲響，這是電錘和壓鐵機在工作。這些變革顯示着濰坊市手工業在飛躍前進。

對於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來說，擺脫了資本家的剝削，解決了產銷問題，有了新的生產關係，有了機械化的前途，這些現實使得他們更深刻地體會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比個體手工業優越。隨着社的發展和壯大，他們的工資收入一般地也逐步地上升着。以工勝染織社社員張顯昌爲例，一九四九年他的全年工資收入是二百六十萬元；一九五一年上升爲四百五十萬元；到一九五三年則已上升爲五百十三萬元。

「熬了日頭熬月亮，拆了西牆補東牆。」這是濰坊市手工業勞動者們過去形容他們自己生活的一句老話。但是，現在呢？每個合作社社員都能夠說，他們已經和那樣的日子永遠告別。每個合作社社員都能夠說，小手工業者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合作化的道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改變所有制的鬥爭

白狼河把濰坊市市區分爲東西兩半。連接起東城和西城來的是一座大石橋。曾經有一個住在東城的鐵匠到西城去開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會議，走到這座橋上時，他徘徊了很久，不能決定究竟應該走過去呢，還是不走過去。

究竟什麼問題使他這樣進退兩難呢？

十字路口

這個鐵匠叫譚林，他有三個徒弟，都學得了一手好手藝。照慣例徒弟酬師三年，這三個徒弟正是譚林的三個無償的勞動力。如果參加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師傅關係變爲互助合作關係，這就等於要他放棄三個無償勞動力。他想：「麥子黃了，到了嘴，能不吃嗎？」但如果參加社呢，原料和產品銷售都有困難，向商業資本家去求助嗎？難道還沒受夠罪？譚林深知單幹的痛苦，繼續走老路是絕無前途的。

這個例子說明了小手工業者的兩重性：他們一方面是私有者，有自發的資本主義趨勢；